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疏卷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孟子集疏目錄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臣等謹案孟子集疏十四卷宋蔡模撰先是朱子集注於先儒舊說多所改定論者或有

異同蔡氏三世皆傳朱子之學至模信之益
篤其為是書則因其先人沉之志而成沉嘗
謂模欲學論孟求諸集注而已足但集注氣
象涵蓄語言精密尤未易讀當取集義或問
及張呂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答之語蒐輯
疏註乃可祈于語脉分明宗旨端的模承其
訓因與弟抗互相商確以成是書而抗為之
序抗以為觀集注者當先觀是書然後集注

之說可明則是書誠集注之羽翼矣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六十七

經部

孟子集疏序說

宋 蔡模 撰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索隱云王邵以人爲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

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

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

年丁未齊人伐燕而益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益

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益

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槩又按通鑑綱目周顯王

三十三年書益軻至魏慎靚王二年書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朱子益不從史記本傳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

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
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
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

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陷襲前人又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子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

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

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

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

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模聞程子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又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後若非子思

孟子則幾乎息矣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

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

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益氏
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益氏以
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

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闡

程子又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
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
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
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
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

象無許多光耀也

模間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
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

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
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
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
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

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六十八

經部

孟子集疏卷一

宋 蔡模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去乘

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

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

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

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

其下化之自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親戴於已也

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

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

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

子曰君子未嘗不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

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集疏曰或問孟子

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朱子曰不見諸侯者不
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
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
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
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
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
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人之所以爲性
者五而此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者不過乎
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
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
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信亦無不在也以
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
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
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宜
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

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
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混而無
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
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
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謂仁
莫不各有條理焉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
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
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
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
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
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
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
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
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
言矣然或不明其意顧有以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
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

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程子所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學者所宜日深省也又曰仁對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心之制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凡事之來其中皆有箇宜處便是義因舉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非此句則後來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又云所謂事之宜方是指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又云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蔡氏云仁與禮相通義與智相通仁流行則便自有節在其中義流行則便自有識在其中故止曰仁義又云仁禮陽也仁未著而禮已著未著者陽之體故主仁義智陰也義有形而智無形有形者陰之體故主義機謂集註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此發明孟子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意也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發明孟子苟為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之意也朱子又曰聖賢之言所以
要辨別義利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
第二著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已傾邪向那邊
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
為義時便要說不後不遺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直
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此
又推孟子之意而極言之也蓋天理人欲差毫髮繆千
里至可畏也學者須知孟子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之說
不過推仁義中有自然之利耳非謂方為仁時便計不
遺其親之利方為義時便計不後其君之利也蓋纔先
萌利心則必害於義所以孟子申言亦有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學者細玩而已矣何必之辭見得孟子語意
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後世
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者其
亦得其傳者歟學者開卷便當精察明辨於義利之間
則庶乎用心不差而可以得入道之門矣○司馬遷為

漢太史作史記
自號太史公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

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
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詩之大指

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鵲戶角
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

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政治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

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集

疏曰朱子曰此非教君以求利而苟幸其言之易行但其理自如此耳或問二章之說曰張子不保其樂之說尚矣其曰聖賢言極婉順未嘗拂人情者亦施於此章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又安可以不拂乎○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

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

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

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

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

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

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

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

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

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屬禁草木零落而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

聲後皆做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
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
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

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集
疏曰問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
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邪朱子曰此無異議但
當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畧耳
或問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
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
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材有不贍則
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
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
弟之義奈何曰徐氏有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予
則民固已知尊長敬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
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
詳焉孟子之意雖未必然然其說亦密矣按常平蓋
古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莖有餓莩而不知
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
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周官司稼所謂視年之上下出

敵法正謂此耳又朱子辨李泰伯常語曰謂周顯王未
聞有惡行特微弱耳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
子愚謂周以失道寢微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
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
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
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
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
人坐蒙其禍無已哉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
人之心豈異是邪又曰李氏謂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
六經可無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揚
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揚
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
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
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
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

馬用之矣李氏自以為悼學者之迷惑而為是言曾不知已之迷惑也亦甚哉按五畝之宅一條孟子此三言之一則以告梁惠王一則以告齊宣王一則直以為文王之善養老竊意孟子得時行道必以此為先務惜乎當時以為迂闊而不見用卒使先王善政不復見於後世可勝歎哉

○梁惠王曰寡人

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

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

人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

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莫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

為人以為從衛謂之為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集疏曰模謂梁王願安承教是其猶有好善慕德之良心也及聞孟子率獸食人之說非不嚴厲激切卒亦悠悠無所施為可見天資之不高也○李氏名郁字先祖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

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
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
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
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
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

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皆所梗反斂易皆去聲撻奴豆

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

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

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

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

誰與我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

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

蓋孟子之本意○集疏曰問孟子告梁王省刑薄斂修孝悌忠信便可制挺撻秦楚堅甲利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地無虛日孟子之言恐容易否朱子曰當時焦熬已甚率驩欣鼓舞之民自是響應如此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又辨李氏常語曰孟子教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效以為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乎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雖三代之治何以如此黃氏云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後世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者以其迂闊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告齊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然何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初豈有甚高難行之事謂王道為迂闊而惟功利之從則曰兵可強也國可富也縱橫變詐崿嶇險側拂人

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間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國乎然則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湯武以仁義而王戰國以功利而亡此萬世之龜鑑也然天下皆知尊湯武而不免蹈戰國之覆轍者則其識見之卑趨嚮之謬而不自覺也若昔聖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業而載之方策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炳然日星之易見也今乃指為迂闊而莫之講故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由此其故也鄙夫庸人竊國之寵而卒以誤國誠可歎也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之哉。孔氏名文仲字經父

○孟子見梁

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

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

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

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孰能一之王問

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

後多做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

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
悅而歸之。○蕪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
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
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
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
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
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集疏曰或
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
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曰不然也夫有諸中
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
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
譏邪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
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
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
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邪曰
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

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模謂好生而不嗜殺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以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蘓氏謂能一天下者四君以其有此心秦晉及隋失國者以其失此心真萬世人○齊宣王問曰齊桓

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集疏曰程伯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

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程叔子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也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

於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過而已大匠曰德何如則可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

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

曰將以鬻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

地對曰然則廢鬻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

齕音核舍上聲觥音斛觶音遠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鬻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鬻卻也觥觶

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而不忍殺

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吝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

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

吝實有如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

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

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

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

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

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遠庖廚也

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覺鍾

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

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

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集疏曰張子曰為天下者當如父母之視其愛子愛孫也如此而後為王者之道故曰保民而王楊氏曰孟子

言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仁以術言何也朱子曰見牛之轂觮是仁到這裏處置不得自家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蔡氏曰仁術猶心術也樂記注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仁心所發

路之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

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
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
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
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

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
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

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
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
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
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
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
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
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

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國
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思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吾老謂我之父兄人。

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

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思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

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

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

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

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也。孟子以王愛

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使有甚於殺穀鰥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使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功不至於百姓也

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

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未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

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

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

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懋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

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

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

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度反○恒常也產生業也

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恒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

網羅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

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

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

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說具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

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益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集疏曰或問王霸之辨曰董

予程子范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猶有可言者古之
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齊桓
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
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
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以為心者
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
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
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
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而值其不蔽之
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
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
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
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
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
而開示之邪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
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以及民之功是以疑

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天下哉曰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曰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

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恣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鬻之禮也今以小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鬻鍾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邪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宣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而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眾其理本一而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

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
通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范氏謂心有
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而稱量何也曰輕重
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
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又問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
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
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王
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王
臣結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
又云物易見心無形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
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只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
故曰心為甚東萊呂氏曰治道有本末先後而言之亦
須有序孟子先以見牛啓發齊宣王良心至語意浹洽
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
或逆疑其迂吾說格而不得入矣朱子復之曰論治固
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

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
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
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是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
非為怨彼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
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
氣象邪黃氏云儒術之不見用於世功利之說常易以
求售曰兵可彊國可富也挾區區之小數而不知為國
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而吾國之民固以不得其
生矣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
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悌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
君親上也天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矣夫元后者民
之父母也父母之于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
然後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為民父母聽
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為功利之說
以斷喪之豈為民父母之道哉故孟子論王道必曰仁
政論仁政必曰井田斷斷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

不用於齊梁後世皆知讀其書而不能用其道故厯數
千年而帝王之盛不復見可歎也哉

孟子集疏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六十九

經部

孟子集疏卷二

宋 蔡模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

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樂今

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與聞

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

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鼓

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頞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

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

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

得其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

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殺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集疏曰或問范揚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

漸而去之矣。但二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

四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蓄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

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

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

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

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餒。○芻

草也苑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

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

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

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集疏曰問文王由百里而興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故集註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與曰然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耳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

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

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

而無計較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
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
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
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
越王名事見
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

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
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
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集疏曰問樂天
畏天如何曰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
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
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
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
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

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也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可忘無己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將之為畏天也王

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

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

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

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過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

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

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

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集疏曰按詩大雅絲篇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柝拔矣行道見矣昆夷駟矣維其喙矣又按國語史記載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夫差欲與之成子胥諫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進之嚭諫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後與范蠡深謀十年而境滅吳或問

畏天樂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聞乎曰予聞之何叔
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
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
昆夷之無道湯文慤懃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
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
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
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獠鬻與吳之方彊太王句踐
外卑弱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
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
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
不能自彊是無恥而苟安也
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

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
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

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
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

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

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

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

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

邪齊東南境上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
色名觀遊也

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

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

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

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賄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

侯憂

為師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

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

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

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

惟

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

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

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敦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寤

虞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集疏曰朱子曰梁惠王立於治上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見得對梁惠王之辭避齊宣王之辭修。尹氏名煇字彥明。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

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孟子對曰夫明堂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

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

此榮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榮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

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闕謂道路之闕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闕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澮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

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

詩小雅正月之篇哥可也瑩困悴貌

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

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囊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

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還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恭。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澣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範圍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減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集疏曰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入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或問說者謂明堂齊

王僭禮之所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趾古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問好色好貨是委曲誘掖之意否曰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此兩事看來却似易斂時多少難又曰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問孟子答梁問利直掃除之告齊又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又朱子與學者書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者便是才高無
○孟子謂齊宣王曰
可依據處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

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此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

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

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

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

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

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

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

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王曰吾何以識其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

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

尊踰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

親者未必賢則必進踰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踰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

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

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

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

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

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

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放置也。

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

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山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

彛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集疏曰朱子曰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仁但分而言之則如此又曰仁義皆是心之天理仁是根本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一般義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不合宜便傷義似手足上傷損一般所傷者小丹書愈勝敬者滅即賊仁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之意賊

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
賊義只是於此一事更有他事在。王勉建陽人。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
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
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
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
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
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鎰音溢。璞玉之
在石中者。鎰二十

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

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

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

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

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

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

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

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

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運轉也言齊晉嗣。簞竹器食飯也

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集疏曰張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屬文王武王而言者後人指成功而言之辭也文王未嘗有心取天下惟以紂不改為恨稍改則率天下而事之矣至武王時不道則已甚矣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益

子引之何耶朱子曰張子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曰此亦止為齊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絲毫惹絆處方見得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為宣王史記荀子以為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蕪氏古史從史記荀子孰為得邪曰此則無他可考又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問孟子必不誤曰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

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俟我后后来其蘓

霓五稽反俟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来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

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政於天下也。為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

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造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里而畏人也。

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旄者還也旄老人也倪

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而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

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同。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閔闕聲也穆公鄒君也

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

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

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

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

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

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

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白齊人將築薛吾

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

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

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扶夫彊音

上聲。剗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
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
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
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
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
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集疏曰或
問孟子以太王之事告滕何也曰李氏有言孟子數語
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
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
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
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
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斯言得
之矣又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
善而已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乃為大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滕文公

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
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
麋鹿之皮也幣帛也

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

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
君請擇於斯二者
法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

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惡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集疏曰程子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

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大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無害他人則不可朱子曰程子之言至矣其曰大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所為寧不盡乎禮法之變而不可失其常也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愚之誠是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須著用經字問孟子答滕文公問滕小國也以下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曰只得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必亡無可疑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闊之地無人來覩他故曰漸盛大若滕則實是

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

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
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三鼎。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

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

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

反。馬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闔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集疏曰。朱子曰。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王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



孟子集疏卷二

寶鑑堂藏書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膳錄監生臣魏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疏卷三

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九百七十

經部

孟子集疏卷三

宋 蔡模 撰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管仲

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

嘗得政丑蓋

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

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

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增○楚子六反艱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

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

孟子言也
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

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

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

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

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

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

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

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

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

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難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

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難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

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

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

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

甚不待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

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

然

果去聲。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

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

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

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

益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

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

難也。集疏曰朱子曰公孫丑問孟子不動心否乎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此章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為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為此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捉得定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又曰告子之不動心是羸法或強制而能不動或臨大事而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

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黥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黥孟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

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集疏曰問量敵慮勝似有懼也乃曰能無懼如何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孟施舍譏別人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黥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已。于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
所以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
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集疏曰問如何是
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黜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
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
如此答呂伯恭曰孟子言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
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
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
淺深為有所似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

耳豈以其德哉

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憚之瑞反。此言曾子
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

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

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

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文詳之。集疏曰朱子曰縮直也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守氣之約益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又曰北宮黝益施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此一段為被公孫丑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

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

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
動之大畧也。○集疏曰朱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
心與言不相干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
貫也。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也。告子之意以為言語
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心。念慮之失當直
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
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
能先孟子不動心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
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至
言之不當未有不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
可矣。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辟然
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又曰告子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
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
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

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其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見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終不動者哉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之蓋為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此論志是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哀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羸暴了便是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

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集疏曰朱子曰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至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又問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去蹶趨之氣亦能動心問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曰程子有言若志專在於邪僻豈不動氣氣專在於喜怒豈不動志當依此說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

其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又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他本不曾動只是忽然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

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集疏曰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知言便是窮

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又曰向來以告子不得於言謂是自己之言非他人之言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摸按不得於言集註與語錄不同豈後說未及修改邪。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

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

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集疏曰孟子先言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丑會問留得知言在後蓋知言是後面合尖末稍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大學修身正心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問浩然之氣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彊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問程子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集註却於剛字下點句何也曰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之間乃其效也又

曰浩然之氣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又云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故人之氣亦然蓋其本相如此又云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從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浩然之氣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易得恐動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看來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道若慈善柔弱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決

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
得脚也若不如此都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
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仰不
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待他求也又云如今人
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弱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只
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
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于外論
其氣象則孟子巍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
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
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孔
子也又云浩然之氣塞天地只是氣魄大如所謂氣蓋
世又云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又云如古人臨之以
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也是他養得這
氣大云閩人李復宇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為西
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
有論孟子養氣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

人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
責自慊於中氣為之喪矣此語雖踈然却得其大旨近
世諸儒之論多似過高而失之甚者流
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為得也
其為氣也配義

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

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
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
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
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

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羣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

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

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
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使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
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
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
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集疏
曰兩句其為氣也前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是說這氣
可將如此用問集註謂合而有助之意如何曰若無氣
以配之則道義無助又云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
氣怯更襯貼義理不起因舉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
襯貼字說得配字親切蓋不是兩物但道義得此浩然
之氣襯貼起方有力量若無是則餒矣孟子許多論氣
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又云集義只是無事不求箇
是而已又云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問
集義如是講究書冊中道理也要得見安穩否曰此又
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

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問集義義襲之說曰資稟粹明者自然而行無非是義如舜由仁義行是也其他須是見得有義有不義義便去行不義便不去行集義云者謂今日行一義明日又行一義積累既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則浩然之氣自然而生義襲者如用兵之襲有掩奪之意謂掩其不備而襲之如纔做一件好事自以為義便將來作用長多少精神遂謂浩然之氣可攫拏而來此謂義襲而取之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問集註云即外義之意蓋告子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程子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當處二字並去聲此等語更宜玩味又云孟

子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又看
程子說便見得益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子之言於其
中自有箇自然底氣象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
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是剝語却被這三句
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只是必有事焉一句這事
都了只是纔喚醒這事物便在這裏點著便動只此便
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
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
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著便
應又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是後來
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
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
只是羸氣便是北宮黜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
章須從頸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
只略獵涉說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

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堰之者芒芒然歸謂
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堰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上長

聲堰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
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
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白
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
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
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
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堰拔也芒
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憊也舍之不耘者忘其

所有事權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
不耘則失養而已權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
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
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
而又反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

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又諛彼寄反復扶
反。此公孫

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
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
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
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
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
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浹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
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
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云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
能辯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
能辨決矣。集疏曰諛辭知其所蔽諛是偏陂只是見
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
為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
坡是山一邊斜又曰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
如陷溺於水只見水而不見岸了又云和辭是陷後一
向邪僻離叛將去適辭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氏本
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之所利夷子
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
母經皆是適辭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
政而後事關揚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

政是如何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
是自大綱而至節目又云程子所謂人在堂上者只是
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
如何解辨得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
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
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
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孟施舍之於曾子北
宮黹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
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程子之
言得之矣曰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
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
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黹舍皆守氣以養
勇然以黹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
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之為
交養何也曰持其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
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

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曰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憚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筭已判然於胷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如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

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而程子從之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有所自來不獨出於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矣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畧知道氣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氣之所以配

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邪曰是則程子金器
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
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開義
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
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
來無不以是裁之而必合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
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
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如有事於顯與有
事於上帝之類是也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春秋
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言不可期必也心勿忘者
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彊其所未充也
大抵今人之學或似預為之期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
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為無益而忘
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
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
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氣未充而助之也然

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持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偽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為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為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邪曰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為主乃能生浩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正謂此也曰張呂四解之別如何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解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說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揚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為然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黃氏云孟子嘗言養心矣又嘗言養其性矣性即理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為天理之害操存寡慾養之方也而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顯微本無間也陽一嘘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成寒暑之往來風雷

之鼓舞無非是氣之用也。負陰抱陽以生，則吾之氣固與天地相為流通矣。是則所謂浩然而至大至剛者也。有以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堯舜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為乎？苟失其養，則委靡巽懦，卑陋凡猥，雖刀之得則躍躍以喜，豪末之失則戚戚以悲。聞公卿大人之名，則側肩帖耳；若不可及，語賢人君子之道，則望洋向苦。恍然以驚，為媚竈為墻間為妾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發明養氣之論，有功於後世大矣。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集義者，必先於知言。惟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胸中，動容周旋無適而不合於義。夫是以仰不愧，俯不忤，有以全乎浩然剛大之體矣。養性也，養心也，養氣也，蓋一理而已。然養氣之論，何獨至孟子而後發邪？夫子固嘗言之矣。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養氣之論所自來也。屈子曰：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

乎學者其謹擇之蔡氏云知言是知事知則善惡正邪皆當知之此之所知獨詖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

宰我子

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

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

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

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深拒之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

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

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

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避國避紂
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

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
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

此篇之末及
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

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
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

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

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

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矣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

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

據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

適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

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

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集疏曰程叔子曰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動容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舊讀夫子既聖以下方為公孫丑之問今以宰我以下至皆為問辭何也朱子曰此林氏說也昔者竊聞以下至具體而微亦然若以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曰六子不同何也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曰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

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又曰孟子說知言養氣
止是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住公孫丑疑孟子說得
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
子孟子歎以惡是何言也丑又問于游于夏子張皆得
聖人一體丑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
為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問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
曰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
可以得天下定不肖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
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又曰根本節目不容不同
得百里之地而朝諸侯有天下此是甚次第人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直是守得定也又云
汙是汙下不平處當屬上文讀或當時方言未可知也
模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此見孟子心通乎聖而羣聖人之心所以不約而同者
惟在於此故集註以為根本節目之大者學者讀此便

當戒懼謹獨定守此心雖小利害亦不可放過又按
三子之贊夫子宰我以事功言子貢以禮樂言有若以
出類拔萃言子貢之言體用該舉尤為詳盡更以宮牆
日月猶天不可陷升之喻參玩之益知夫子之所以為
盛曠古今所未有而子貢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
之所以為善言聖人也

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
事以為功者也霸者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

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
詩大雅

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集疏曰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問以德行仁何也曰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了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又曰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彊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又云王不待大言不待大國而可以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霸者則須有如是資力方可以服人

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鄒氏名浩字志完

○益

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

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

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

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繇繇繇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子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

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

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

避也活生也書作逌逌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集疏曰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
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
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
其可為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窘惶迫遽雖
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奪者必及此可
為之時而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
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
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
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曰夫子引鷦鷯之詩而歎
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
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
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
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又曰仁則榮
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豈以榮
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卦彖辭有云以聖人

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
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
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謂此也
謂及時而明其政刑自求多福也仁則榮者如此及時
而般樂怠教自作孽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

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

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厘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厘又信能行此令出比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

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

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集疏曰問市廛而不征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據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幕世子過市則罰之帝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又云問民無常產者如何罰得如此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

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集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知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肖他先

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

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

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為納要

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集疏曰朱子曰赤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又曰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慊惻惻然末大段發出又曰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惡其聲是惡其被不救人之名否曰然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

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
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

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集疏曰程子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又曰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又曰益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曰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

隱之謂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惟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又云：此身軀殼，謂之腔子。乃洛中俗語。文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讓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缺處。辭讓羞惡是非，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那惻隱後方有此三者。又玉山講義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道理不出於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故信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慈愛之理，義是裁割斷制之理，禮是恭敬撙節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辭讓，智者為是。

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就此四者之中仁義兩字是箇大限界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國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夏則生之長秋則生之收冬則生之藏也又曰四端八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孝方子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

時有次第輔廣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向見蔡文
季通說端乃尾也如何曰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蔡
氏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惻者傷之於外也隱者痛之
於中也惻隱辭讓羞惡每端兩字有內外人已之分惟
是非一端則兩字皆在內而照乎外蓋仁義禮皆在內
而外接乎物惟智則獨在內而外照乎物也又云性者
天命之謂人生而靜性之理也其理之妙蓋不容言蓋
子道性善必於初動之端求之則其本然之妙可得而
言矣然性之動也順則無端可見觸則有端可指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皆以接于外者見其失仁義禮智之常
觸之而出也即是而反驗其有如是之端則知其本然
之善明矣按心統性情自性而言則此端為尾自情而
言則此端為始此其
所以不相礙也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以有者也
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
廣之意充滿也

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
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
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
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
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拓充
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
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拓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
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
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
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

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集疏曰朱子云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只說知皆擴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推廣而後能充充則不必說廣也又云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去充之或能充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又曰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廣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始達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纔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燃便不可遏泉始達便涓涓流而不絕問推與充如何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無緣得這殼子滿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益

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黃氏云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也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遠絕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學者誠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聖賢之道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真氏曰人能

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
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始達因而導之則
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
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
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遏
絕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
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
哉學者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慾也如
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絕之夫如
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
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絕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
○孟子曰矢人豈

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

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天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

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

馬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

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集疏曰輔廣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見得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

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

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

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

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中去

聲。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

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

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

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

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

之目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

陶于河濱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

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

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

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集疏曰或問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間但人有

身不能無私於已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不能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

在己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
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
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
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
之舍己者特言其忘私順理而已非謂已有不善而舍
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
強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
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又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
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
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
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
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它為善也問三者本意似
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
以發明之否曰然○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先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
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
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
就之為潔而切切
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
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

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

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阮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挽我哉惠之言也袒楊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

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

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集疏曰問進不隱賢不枉道也是如何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己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便是枉道又云伯夷不以就為重故不切切急於就柳下惠不以去為重故不切切急於去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兩句相承只作一句

讀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命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屑就而况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抑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又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孟子恐後人以隘處為清以不恭處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夷清惠和皆得一偏他人學之便有隘與不恭處使儒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可也謂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儒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問抑下惠不恭是處已如此是待人如此曰是待人如此蓋其玩世視他人如無也又云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流弊至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

孟子集疏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七十一

經部

孟子集疏卷四

宋 蔡模 撰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

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

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草甲也粟

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

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集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支十二

支也干十干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

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劉
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王相如東方木王相於卯
南方火王相於午西方金王相於酉北方水王相於亥
之類杜牧云唐自元和以後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冠以
十萬之衆圍之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
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
北豈無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以其城堅池
深糧多人一也又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
疾雷鼓旗毀折時逆太歲龜灼言山太公乃焚龜折著
率衆先涉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
將諫曰今日往亡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
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武帝討慕容麟甲子晦日
進軍太史令龜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
武王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 ○ 益

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

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

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

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

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

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推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言已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

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

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

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

屢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

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

聲慊口單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使為足

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
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
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
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
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

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
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

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

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

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

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

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

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

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

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問

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之意只說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

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
如見梁惠王也是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
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若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
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
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
也讀疑孟辨曰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
子辭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
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
於我何所當哉又曰孟子達尊之義蓋謂達者通也三
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
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
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
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
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
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
矣又曰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

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焉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子之間氣類相合如此

○陳臻問曰前

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

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

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

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

受

賸徐刃反。賸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

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

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

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馬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

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

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

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技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

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整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

為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

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

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

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

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鄩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

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集疏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蓋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曰：四縣為都。○陳氏名暘，字晉臣。○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

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

以言與。

蚺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

言謂士師近王得以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

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

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

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

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王

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

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

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

哉

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集疏曰問孟子賓師之理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又却為

使出弔於滕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

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

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

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不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

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

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

之美而己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

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

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

乎

比必二反忤音敎。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使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使然

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

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集疏曰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門曰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沈

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

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

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集疏曰朱子曰孟子答沈同問伐燕一章誠為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須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
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
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

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
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

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
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
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集疏曰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不盡其詞以告之何
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以其私來問又不言齊之
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

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誤而史氏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耳豈直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又讀疑孟辨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余隱之以為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夫之觀益于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又有問勸

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

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

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

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

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
然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
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
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
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
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
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
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
之至其用心一也○集疏曰朱子曰周公當初也看那
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
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

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日夜炒那管叔謂周公是弟今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

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更卒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

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集疏曰陳淳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
直截自私思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
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
恁地較好致堂胡氏曰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
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
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
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
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
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林氏名之
奇字少穎。○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
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潮朝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

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

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

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

也臻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

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

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

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

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

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

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也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

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

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

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
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
子拒而○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

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

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

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
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

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益子
自稱也言齊王不使

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
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聽豈為先絕子
乎○集疏曰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
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如是乎固曰非謂二子之心為
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
回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亦何以異乎 ○益

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

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
○尹士

齊人也千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

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

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

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

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

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

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

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之能為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

愛君澤民悻悻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集疏曰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由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開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畧定矣所以將去不能無眷眷之情也問集註引李氏之說如何曰孟子與荷簣皆是憂則違之但荷簣果於去不若孟子則

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賢之本心不過而去聖賢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時濟世之誠心非若荷簣之果於去也模謂此章聖賢之本心餘意先師盡之矣然更以夫子俎豆之對明日遂行之意並玩之則聖賢氣象亦可見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

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於路問

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

也

此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

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

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益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扶夫音舍

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曰或問王通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則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乎模謂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先師真得聖賢之心矣然

更以夫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與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並玩之則聖賢氣象抑又可見矣 ○孟

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名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
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

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

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
裁之不亦誤乎○集疏曰語錄云問程沙隨而謂繼而

有師命乃師友之師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時事曰舊已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

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
王時事以此考之則師旅為當

孟子集疏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膳錄監生臣魏鎔